

## 田文鏡晚年事蹟及其卒後褒貶考

陳捷先

清朝雍正年間，地方督撫著名的爲數很多，田文鏡就是其中令人注目的一位。雖然日後有不少人批評他「馭屬苛嚴，待士尤虐」；但是在他任職河南巡撫及河東總督的一段期間（雍正二年到雍正十年、西元一七二四年到一七三三年），他對於地方吏治的澄清，藩庫帑項的充裕、河道工程的修護、民俗士風的整飭等等，確實做了不少的工作，有着很大的貢獻。尤其是他個人的操守清廉，辦事實心，不畏強梁，堅持原則，更是同時代官員中少見的，難怪清世宗讚譽他是「巡撫中第一人」，他的生平事功值得深入研究，應該是毋庸置疑的。我曾經寫過兩篇有關田文鏡的文章，一是「論盛清名臣田文鏡之得寵及其原因」（「故宮文獻」，四卷四期，民國六十二年出版），一是「盛清名臣田文鏡之家世及其發跡背景考」（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三期，民國六十五年出版），討論他早期生平與服官的若干情形，現在的這篇論文是就他晚年（實際上也是他政治事功上最重要的時期）的事蹟作一研究，希望能評估一下他在盛清時代的歷史地位。

康熙年間，田文鏡由監生而入仕途，他不是一個科舉正途出身的人<sup>1</sup>。他當過地方基層官員，到康熙末年才轉任中央吏部、刑部以及內閣等機關中級官吏，品秩不高；不過他與清世宗的關係似乎在早期就建立了<sup>2</sup>。清世宗即位以後，不少藩邸舊人都出任新職，主持一方，以消除或監督異己。如鄂爾泰、蔡珽、沈廷正等等的派任地方要職，都是明證。田文鏡也是在雍正元年（西元一七二三年）秋間被任命爲山西省代理布政使的<sup>3</sup>。由於他在山西的表現傑出，尤其在火耗歸公的試辦工作中很有成效，第二年正月，世宗下令：「調署理山西布政使田文鏡爲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sup>4</sup>，從此開始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歷史新頁。

1 詳見清史列傳卷十三葉三十三下等有關田氏傳記。

2 見批本隨園詩話卷上葉十五下（民國三年中國圖書公司印本）。請參看拙作「盛清名臣田文鏡之家世及其發跡背景考」。

3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六葉二四及卷十一葉三一等處，記田文鏡出任山西官職事極爲清楚。

4 同上書卷十五葉六下。

布政使司布政使，一般又稱為「藩司」，品級與巡撫同，掌全省財賦的出納，國家很多政令也由他宣布於各州縣。田文鏡為了表現，到河南任所以後，就對「盤根錯節、不可收拾」的河南財政大事改革，首先他發現各州縣的虧空情形，極為嚴重。本來官員離任如有挪用公款的，「例限兩個月查明歸結，遲則揭參」；可是當時竟有不少州縣「數月至八九月更有遲至二、三年總置不論，竟不揭參遲延」的，他便在二年四月間下令「勒限嚴催」，務使庫存不缺<sup>5</sup>。閏四月底，他又向皇帝報告：「已屢次嚴飭各屬，一切科派、悉行禁止，積年之陋規，臣皆革除。」<sup>6</sup>五月間他又上奏提到：「一切雜項、使費、門包之類，臣皆通行禁革。」<sup>7</sup>這一連串猛烈的財政改革措施，使得河南當時的特殊階級如官吏、鄉紳等人，都大起反感，因為實際的剝奪了他們多年來的利益。

同年五月，由於雨季在即，黃河築堤工程，亟需趕辦。田文鏡認為這種大工程應認真仔細，單靠僱用自願的民夫充當力役是不够的，他命令各州縣分攤派遣築河所需的力役人數，「紳衿里民，一例當差」<sup>8</sup>。紳衿們向來在地方上是特權階級，勞役根本可以免除的，現在田文鏡要他們「一例當差」，更使他們不平惱怒。尤其封邱縣的人伙添雇，田文鏡命令當地的大地主承擔負責，終於使得當時的地方官員、鄉紳與地主們聯合起來，發動了排斥反抗田文鏡的運動。

反抗運動是這一年五月二十二日開始的，運動發生的地點主要的在封邱縣。據田文鏡報告說：

「……時當伏汛，北岸大堤工程緊急。該縣知縣唐綏祖即按照地畝，飭令各社添僱人夫，論方給價，實無短少。忽有劣衿王遜、溫潞、方元龍、方元璐、杜菁莪、邊長虹，武生范瑚、王前並奸民潘得仁、徐丕泰等一百餘人，赴撫臣衙門具控詞，內首列王遜名字，而舉人、進士反居其後。……」

不僅如此，這批生衿們又對封邱知縣採取了行動，在同一份報告中他說：

「……王遜、方元潞等復乘唐綏祖赴鄉捕蝗，至晚回縣，聚集數十，攔阻不容入城，口稱築堤不許僱覓社夫，並稱徵收錢糧應分別儒戶、官戶，如何將我等與民一例完糧，一例當差？……」

最後，王遜等人的抵制反抗運動竟演復成了罷考的嚴重事件。田文鏡的奏本裏也提到：

5 雍正硃批諭旨（臺北文源書局版）雍正二年四月初六日田文鏡奏摺。

6 雍正硃批諭旨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八日田文鏡奏摺。故宮博物院景印本「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二輯頁六二六亦見此事，但文字略有不同，原摺作：「一切上下供應以及積年陋規，盡皆革除。」

7 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二輯，頁六五四，上奏時間為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8 同上書，第二輯，頁六六八。

「……王遜等野性未馴，果乘學臣回省，開捏款單，赴學臣衙門違例投遞，匿名呈狀，控告知縣唐綏祖、學臣張廷璐違准批開歸道查訊，因而王遜等又脅衆阻遏封邱一邑，文武生童，僅有生員二十三員應試，餘皆罷考。又有武生范瑚等，於途次竟將封邱縣呈送學臣考試童生用印冊卷抬去，希圖挾制長官。……」<sup>9</sup>

從以上這一連串的反抗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是河南若干特權階級的利益受到影響而致使發生抗官運動的。可是王遜等人的行為在當時可以說沒有一件不違法，大清會典裏記載得很清楚：

「若（文武生員）糾衆擯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爲首者照例問罪，其餘不分人數多少，俱行黜革爲民。」<sup>10</sup>

因此王遜、范瑚等人終於在同年六月二十一到七月初三之間，分別被逮捕（僅王前、潘得仁未捕獲），羈候審辦。省方後來又舉行補考，據說自王遜等被擊解以後，生員們「並無一人再抗，地方寧謐」，而堤工們也「俱各竭力做工，並無異說」了<sup>11</sup>。

這是田文鏡剛到河南上任不久，對當地「上下均循舊習，諸事叢脞」而「振綱肅紀、執法秉公」所引起的問題。在這一次政治風暴中，他雖然平安的渡過了，他以嚴厲的手段，解決了抵制排斥的運動；但是他的身心似乎也因政治鬭爭的勞累而受到了損害。六月初，他就「染嗽血之診，或半月一發，或月餘一吐」<sup>12</sup>。他向清世宗說明的很清楚，他之所以如此大事改革，是「恪遵聖訓」，「以仰副皇上知遇之隆恩」的，他沒有「夾帶一點私心」，因為他「年已六十有三，並無子嗣」，「爲日已短」了，「留此微資，歸於何用」？可見他的所作所爲，一切都是爲公爲國的，皇帝看了他的報告，不禁的安慰他說：「觀爾精神矍鑠，歲月正長」，「將來必得（子嗣）」<sup>13</sup>。

田文鏡在這次河工罷考事件中，不但打倒了當時河南地方的部份惡勢力，同時他在欽差大臣到河南調查此案以後，他又向皇帝告發了幾位高官的辦案情形。他說欽差大臣中「吏部右侍郎臣沈近思初有沽名袒護之意，幸諸事俱係公保爾松阿主政，且見王遜等供認確鑿，知其中情節難寬，亦不能袒護，聞到底有些寬從之意。」他又指出「學臣張廷璐諸事沽名，欲做好人，並不肯秉公執法，遇劣衿抗糧生事之處

9 同上書，第二輯，頁七八五至七八七。

10 大清會典事例，卷三八三，禮部學校，勸懲優劣條記順治八年規定。

11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二輯，頁八五七至八五八。

12 雍正硃批諭旨（文源版）第五冊頁三〇三四及雍正宮中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奏摺。

13 雍正硃批諭旨，第五冊頁三〇二四。

，每多庇護。」至於河南一省的按察使張保，田文鏡雖說他「審理刑名，甚是明白，並無錯誤」，但是他「獨將罷考一事，置若罔聞」，「因循觀望」，表示了不滿<sup>14</sup>。

由於田文鏡辦理地方事務秉公執正，同年八月間，清世宗明令任命他署理河南巡撫，不過這時他的健康情形似乎不佳，他連緊要事件的奏摺都不能「親自繕寫」了。這種機密公事的呈報，在當時是不能假手於他人的，所以他乞求皇帝逾格垂憐他，准許他的女婿崔懋能留住河南，在他左右「以供書寫」的工作，並使他的「孤苦」生活有所倚依，皇帝特允了他的請求<sup>15</sup>。

田文鏡始終認為「豫省積年以年，上偷下慢，廢弛已極，急為整頓，剔弊除奸，愛養百姓，……若再因循數載，將見流弊所極，更難整理。」而他一再向皇帝表示他不願「與俗隨時，一息偷安」，以致他後來弄到「勢甚孤危」，「無一人不怨臣不恨臣」的地步。在他擔任署理河南巡撫後不久，地方若干官員與紳衿們聯合起來，利用大家在全國政界的關係，對田文鏡發動了一連串的攻擊活動，世宗受到「屬員百姓頗露怨聲」的影響，認為田文鏡的「急於求成」，「必有偏枯不當處」，要他「深自省察」，「勉勵職守，檢點政務」<sup>16</sup>。然而田文鏡畢竟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他並不因為世宗的如此批諭而停頓對地方的改革工作，他曾向皇帝說：「人情難於圖始，可與樂成。今當更變之初，未有不以為難而苦之。然思皇上所以用臣，正欲使臣整理地方，並非欲臣因循舊習也。臣所以不辭勞苦，不避嫌怨，一切秉公，夙夜經理，應行者即舉行，應革者亦立即革除，」完全是為地方進步的，他絕不「學為鄉愿，苟且和同」<sup>17</sup>。因此他仍舊嚴禁地方官員收受節禮陋規，也不許他們挪移銀庫或私派累民；一邊又參劾劣員，追查虧空。世宗終於感動的對他說：「爾之心跡已明，殊屬可嘉。」<sup>18</sup>

同年十二月，清世宗命內閣著吏部轉頒諭旨：「著田文鏡實授河南巡撫」。這道諭旨確實是田文鏡辛苦經年的一點收穫，也是他對抗邪惡勢力的一點安慰與鼓勵。他自己似乎有很多事想向皇帝報告並請指示，因而他請求在年底封印後入京覲見，恭聆聖訓，「俾有所遵循，不致奉行舛錯」；不過世宗沒有允准，只對他說：「爾乃領悉朕意之人，無庸奏請入覲，……但勉力職任為要。」<sup>19</sup>

雍正三年的前半年，對田文鏡而言是相當順遂如意的。他的祖宗三代都獲得世

14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三輯，頁三三至三六。

15 同上書，同輯，頁二三一。

16 雍正殊批諭旨，第五冊，頁三〇三八至九。

17 同上書，同冊，頁三〇四七。

18 同上書，同冊，頁三〇四九。

19 同上書，同冊，頁三〇五三。

宗欽賜榮封，自己的政治事業也很有成效，如參革劣吏、整頓錢糧、重劃地方區域、修護各地軍營，件件事都能照田文鏡的構想去做，世宗給予他充份的支持。同時這一年的春夏兩季，雨水透足，二麥收成良好；黃河的水勢也算平穩，全無災情。然而入秋以後，他的流年轉壞了，首先是黃河水勢暴漲，漫溢成災，田文鏡自己也跌傷了大腿。據他說：九月初一日的夜晚三更，他在臥房中失足，閃跌左膝成傷，「初時被跌血淤筋拳，痛楚難忍，不能移動」。第二天經沈廷正醫治，「多有效驗，數日之後，漸可屈伸，比前舒展」。不過慶賀令節、拜進本章等事，他還不能叩頭行禮，因此他請皇上聖裁，是否他應該辭退。世宗對他愛憐備至，不但對他說：「拜本賀節，不能行禮，亦屬無妨」；並且還從怡親王處取了「奇驗膏藥」，由差人帶回河南給田文鏡敷貼<sup>20</sup>。

世宗對他的這些恩遇雖然是極不尋常；但是他的地方改革措施是與若干私人利益相衝突的，這對他的服官是不利的。例如前任巡撫石文焯離職去了浙江做官，他還想索取年度未了幾個月份的養廉銀。田文鏡認為他是「奉特旨署理浙撫之員，非奉別項欽差可比」，所以就法規的立場而言，他是不該再取河南省養廉銀兩的。他為小心起見，還專摺報呈皇帝請示，世宗也批了：「不必再給，留充公用」。後來世宗又覺得田文鏡有矯廉過苦之弊，並發現也有別人領取離職後養廉銀的先例，所以又作發給半數的改變。可是這筆錢石文焯遲遲未領，而到處抱怨田文鏡的苛刻刁難<sup>21</sup>。又如河臣嵇曾筠在河南專門負責辦理黃河工程，但沒有得到巡撫分配給他的養廉銀。嵇曾筠是世宗早年的老師之一，他們師生君臣間的關係相當不錯，因此嵇曾筠就親自寫報告奏請皇帝發給他養廉銀了。清世宗為此特別對田文鏡降諭旨說：「伊原毫無出息，可資用度，爾等當於地方耗羨內酌量助之為是。」<sup>22</sup>田文鏡當然照皇帝的意思辦理了，但嵇曾筠對田文鏡却有着很多的不滿與誤會。諸如此類，田文鏡確實是秉公辦事的，以節省公帑為主的，却不知得罪了多少人。雍正三年底，他又因為參革黃振國而引起一場極大的政治風潮，幾乎使京內外大臣多人聯合起來對付田文鏡，要必置他於死地。清世宗也一度為此事惱怒，對田文鏡的印象轉壞，曾經指責過他奏題不分，有違規制；也以汛兵疏於職守為由，認為巡撫應負部份責任。所幸田文鏡是地方負責辦事的官員之一，所以世宗只引用了聖祖的遺訓警告他：「從來善始者多，克終者寡」，「督撫輩於初用時皆有可觀，又至日久，遂多

20 同上書，同冊，頁三一三四。

21 同上書，同冊，頁三〇四九；三〇七二；三〇八二等處。

22 同上書，同冊，頁三一四〇。



改變」。希望他「堅持初志，方稱有守。」<sup>23</sup>

雍正四年是田文鏡在河南任官最艱苦的一年，這一年中黃振國案幾乎斷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五月間欽差大臣何國宗等來到河南，審理田文鏡參革黃振國一事是否公正，上蔡知縣張球是否清良有守等情形。田文鏡在當時很想去一趟京師，當面向皇帝說明一切，並「跪聆聖訓」，世宗顯然不贊同他的作風，尤其在欽差到省審辦的時候，所以皇帝批答：六七月間正是盛暑，黃河伏秋二汛關係重大，「豈可擅離地方」？駁回了他的請求<sup>24</sup>。到了八月間，審案的欽差發現田文鏡有欺君妄參之嫌，而張球又被證實不是一個清良之吏，而是「市井無賴」，田文鏡竟竭力推薦保舉他，這些事都足以使他丟官甚至服刑的。田文鏡感到事態嚴重了，他立即改變態度，很技巧的以被屬員欺惑為由，在奏摺中痛責自己的昏愚無知，請求皇帝「立賜罷黜，將臣嚴加治罪，以為不職欺君者戒」。如此一變，他的罪狀當然就比明知事實而欺君誑報的情形要好多了。加上他又強調黃振國案已涉及科甲中人的結黨徇私，世宗最忌大臣結黨，最不满意科甲中人的彼此袒護，因而對田文鏡的犯罪有了網開一面的藉口，另外，依我個人的看法，除了田文鏡一直是世宗的親信之外，年羹堯的案子在這同時發生，對田文鏡的脫罪也是有幫助的，因為世宗以嚴刑處置了年羹堯這中間雖有特殊的原因，甚至可以說與世宗繼統有關的，但是世宗表面上對外一再宣稱是年羹堯對他負恩，而皇帝自己承認沒有知人之明，終被年羹堯欺惑了。田文鏡這次在黃振國案件上的犯錯，也在「乏燭姦之智，失馭下之道」，所以後來世宗甚至還安慰田文鏡不必愧悔到「居處不寧，寢食俱廢」的地步。並對他說：「經歷如此境遇，正乃上天所以玉成於汝也，無須憤鬱。即年羹堯一人，增朕無限見解。夫閩省之廣，屬員之衆，焉得人人不謬，事事無舛？」<sup>25</sup> 田文鏡既然也像世宗誤信年羹堯一樣的「不悟用人妙術」，當然罪名也就不會太重了。京中外省的官員雖然一致發動打倒田文鏡的運動，世宗却對田文鏡百般的呵護。例如在雍正四年秋初，直隸總督李紱便上奏就田文鏡處理黃振國與張球等事的不公正。這份奏報的原件現在仍保存在故宮博物院中，皇帝在上面批寫了很多，但幾乎都是責難李紱的。譬如李紱很婉轉的談到田文鏡誤信張球時說：

「臣今歲赴任，道經河南，始聞其誤信上蔡令張球，賢否倒置。蒙皇上俯詢沿途官吏賢否，不敢不據實陳奏。然所參者張球而已。至田文鏡止謂其性情僻闕，非謂其徇私而故用，仍請皇上敕撫臣自行審察，蓋欲其補偏救弊，同

23 同上書，同冊，頁三一四一。

24 同上書，第六冊，頁三一六五。

25 同上書，同冊，頁三一八七。

効力於國家而已。……」

清世宗顯然不滿意他這種說法，批說：

「不過如發與爾看之諭、敕之而已，更有何詞以敕之耶！」

李紱又說：

「田文鏡始終以張球爲賢，以汪誠爲劣，則猶未免護短偏執，未能仰體皇上之教也。」

皇帝則在這句文字旁邊，無理的批寫：

「若無此句，汝可免護短之愆。」

至於談到：

「臣所聞張球劣跡，因不止此二事，卽由田文鏡之賢否倒置，並不止此數人。今蒙皇上教臣不可因一二屬員致傷和氣，臣亦不敢更置一辭。但田文鏡謂黃振國之事爲臣造作浮言，又謂臣袒護同年，則立說甚巧，而實未合，臣不能以無辯也。凡獄囚報病，必印獄各官勘驗醫生出結，斷無誤報之理，若無病而報病，必有致死之謀，此人人所通曉。黃振國之無病報病，卽非巡撫主持，亦係知縣迎合。且其事經伊孫呈控按察司批查，開封府親驗，巡撫題參，通國皆知，何待過路之人代爲宣播？」

世宗對於李紱的這一番說詞，尤其不表同意，他批寫了以下的一些話：

「據汝此奏，則過在李紱，而不在田文鏡也。何也？從來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知屬吏者莫若上官，汝旣非豫省督撫，無舉劾之責，彼二員之賢否，實與汝風馬牛不相及，有何所據而爲如此議論耶？」

「朕意汝當感不當辯，若不能無辯，則是所謂強詞矯飾。諺云：道吾非者是吾師。不但不宜仍存芥蒂，卽行路之人，亦當爲感泣，有何不可解釋，又何故而不可解釋？朕於此觀汝縱有大臣之才，實乏大臣之度也。」

最後李紱說：「臣謹遵聖訓，不敢更存絲毫嫌隙……」世宗仍不放鬆的又批了：「既有此一語，何必爲前半篇喋喋之辭而見輕於朕！」<sup>26</sup>

總之，世宗對田文鏡的一切是不以爲非的。又如浙江道御史謝濟世在雍正四年底參奏田文鏡貪虐不法，請世宗嚴厲懲處。世宗却責斥謝濟世「自恃言官，胸懷詭詐。」後來經大學士九卿等高官審訊結果，認爲謝濟世的參劾田文鏡，根本是「風聞無據」、「受人指使，要結朋黨，擾亂是非」的行爲，應該處死。皇帝後來免了謝濟世的死罪，而將他革職充軍到邊疆効力；不過世宗對田文鏡却稱讚有加，說他

26 同上書，第二冊，頁八五〇，雍正四年七月初一日。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六輯二三九頁有李紱原本，文字略有不同。

「每事秉公潔己，實巡撫中第一。」<sup>27</sup>

皇帝對田文鏡的支持可以說是無以復加的了。

同年秋冬之間，世宗不但沒有處份田文鏡，反而不斷的賜贈給他很多禮物，如水果、肉類等等，給他補養並示慰勞，又賜給他一軸親筆書寫的魏徵十思疏，希望田文鏡也殫思竭忠，敬君愛君。

雍正五、六兩年，世宗與田文鏡的關係尤見親密，頒賜的恩典更不同於尋常。先就官職方面而論，雍正五年七月，田文鏡被升為河南總督<sup>28</sup>，這是清代地方官制中空前的事，因為清代河南省從未設過總督，早年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有一總督，順治十五年裁掉了，改為直隸巡撫，十八年才設直隸總督。康熙二年又恢復為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可是到康熙八年又裁了，所以河南省在此以前從未設過總督。至於河南省本身一直以巡撫為最高長官，順治元年就設巡撫駐開封了，乾隆以後，甚至還命令河南巡撫兼提督銜，以稽察地方盜案事務。總之，田文鏡的任職河南總督是前史未見的事。第二年五月，世宗甚至更降旨說：「田文鏡自到河南，忠誠體國，公正廉明，豫省吏畏民懷，稱為樂土。山東吏治民風，宜加整飭，著田文鏡為河東總督，管理兩省事務。」<sup>29</sup>這更是一項殊恩了，連世宗自己都特別聲明：「此因人設立之曠典，不為定例。」對一個清代的地方官員來說，田文鏡真是千載難逢的際遇，他自己也位極人臣了。再就一些特殊的恩典來看，雍正中期，田文鏡受到的也異乎常人，例如雍正五年七月，世宗加授他兵部尚書的榮銜，本來地方總督是正二品官，加了尚書頭銜以後，品秩就是從一品了。七年十月，皇帝又贈予他太子太保銜，更顯得皇帝對他的寵重。尤其在雍正五年夏秋之間，田文鏡一家被皇帝從下五旗的正藍旗抬升為上三旗的正黃旗，這是一種罕有的恩榮，難怪田文鏡為此感動得「失聲哽咽」<sup>30</sup>。按清代「抬旗」多因選秀女入宮為妃后福晉以後，母家必撥入上三旗，田文鏡的這種因功而「抬旗」的不是沒有，但是為數畢竟不多，據世宗說這是他「忠正為國，實心盡職」的報酬。實際上田文鏡在河南作官的三年期間，他以法家的手段，擬出種種辦法，以肅官箴，以安社會，不但使庫銀充裕，社倉滿貯，同時在吏治民生等方面也都大力整頓，成就至多。清世宗雖謙虛的說河南地方上的一切平安進步，「實由天祖之賜福，何可歸美於朕！」；不過他對田文鏡的賢明能幹，却不禁的寫下：「至如簡命得人之功，朕亦不辭也。」<sup>31</sup>可見他對田

27 清史列傳，卷十三，葉三十四下。另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五十一葉九記此事亦詳，可參看。

28 雍正硃批諭旨，第六冊，頁三二六〇。

29 欽定八旗通志，人物志，卷七五，葉二〇。

30 雍正硃批諭旨，第六冊，頁三二四七至八。

31 同上書，同冊，頁三三〇六。



文鏡的事功是肯定的。

然而，田文鏡年事已高了，而且身體也不健壯。世宗雖經常送他「平安丸」一類的補藥，但到七年年底，他的舊疾復發了。田文鏡在一份報告裏說：「臣偶於十月初三日，微冒風寒，適值武闈屆期，自初六以至十二等日，協同南陽鎮臣馬世龍考取頭二場騎射技勇。……十九日放榜，所感微寒，場中調攝已愈。旋署之後，不自經意，復於二十六日，時作寒熱，兼之咳嗽頭暈，數日以來，服藥調治。……」世宗非常關懷他的身體，對他說：「卿年齒已高，諸凡當量力而為，不可勉強，勿將精神浪費於瑣屑處，此非自圖暇逸，乃為國家愛惜精力，多延歲月，庶可布化宣猷，以無負朕康濟蒼生之意也。」田文鏡看了這些硃批，感激得不知所言，於是在十一月十五日又向皇帝報告，除敘述病情已有起色，請皇帝釋念之外，特別寫了：「茲讀皇上聖諭，顧復懇至，雖為君父之誨臣，實逾慈母之愛子。嗣後之精神皆為圖報聖恩之精神，嗣後之歲月皆為圖報聖恩之歲月」。世宗也教他加意調養，「待須平復如初，方可出戶行動」<sup>32</sup>。田文鏡對這次病狀及服藥情形也向皇帝做了報告：「臣初起病時，據云六脈浮沉，皆帶洪數，實因感冒之中，又加感冒，熱邪為風寒所鬱，由淺入深，遂自少陽直達陽明胃經，所以用小柴胡湯合甘露飲，重加生地黃蓮以守陰，兼用知母黃柏以治胃。依方服之，半月有餘，脈靜身涼，諸症悉平。」同時他也對陳世倌的醫術加以讚揚說：「其醫理確有根據，而於傷寒一門，尤為辨別精細，所治雖無多人，然每有診視，無不應手霍然。」<sup>33</sup>為了他這次生病，世宗先後派人送給他內府的人參、微紅京米、火腿、野鷄、鴨子等等的食品，供他進補。

田文鏡的病雖然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下旬，有了起色，據說「神氣如常，身體健旺，飲食亦復如舊」；不過到第二年夏天，他又向皇帝請求准派陳世倌來河南為他治病，他說：「臣屢囑陳世倌訪求良醫，又復難得其人。因其伊有胞弟陳世倌者，係浙江甲午科舉人，現寓都，明晰醫理，臨診亦多，可以邀其來豫留住臣署。……倘蒙俞允……可令其束裝赴豫。」世宗對他的請求可以說是求必應的，對於陳世倌的事也批說：「有旨諭部，令陳世倌來隨伊兄陳世倌任所學習行走矣。」<sup>34</sup>

田文鏡除了年高體弱，易感風寒以外，他似乎還患有嚴重的皮膚病。有一次他在奏摺裏提到：「臣左腮頰上素有舊疾，近今三四年來，每春輒患腫痛，即從腮內出膿，數日旋愈，率以為常。今春亦復腫發，却於頰外出膿，其所膿之所，尚有小

32 同上書，同冊，頁三四三六；三四四〇。

33 同上書，同冊，頁三四四二。

34 同上書，同冊，頁三四八八至九。

孔，未經收口，忌風射入。」<sup>35</sup>這種化膿不收口的現象，顯然是與身體上某些部門的疾病有關。

誠如田文鏡自己所說的：「雖慈親之於愛子，無以喻其懇摯」，清世宗對他的關切實在是太多了。雍正八年夏天皇帝又差人送他人參四斛、豐澤園米二斗，並且還批諭他說：

「著實留心保攝，將田文鏡之身，不可視為私己，當存為朕，為兩省萬民，調和愛養，凡百量力而為之，方不負朕也。」<sup>36</sup>

同年秋天，清世宗又特派醫生謝鵬、陳弘謨二人來河南為田文鏡診治，並且從京中帶來龜齡集寶藥給他。據皇帝的硃批：

「有人新進朕此一方，朕觀之甚平和通順，服之似大有裨益，與卿高年人必有相宜處，可與醫家相酌，若相宜方可服之，不可因朕賜之方強用也。卿雖年近七旬，朕尚望卿得子，此進藥人言，此方可以廣嗣，屢經應驗云云。」<sup>37</sup>

可見皇帝對他還有更深一層的關切。不過田文鏡不敢服用御賜的這份龜齡集寶藥，他向皇帝解釋說：

「臣素稟陽分有餘，陰分不足。上年冬間，感冒風寒，隨經陳世倌調治痊愈，而浮火未能除，時常咳嗽，尚須隨時調劑。……謝鵬等細按臣脈……云臣脈洪浮，由於陽盛陰虧，宜服清金壯水之劑，恐與龜齡集不相宜。」<sup>38</sup>

他因此向世宗乞求賞賜大內珍藏的「細小如指，其文蹙蹙圓繞者」的正羚羊角，因為他「肝氣素旺，須用平肝，而平肝之藥，惟羚羊角為第一。」<sup>39</sup>世宗也俯允了他的請求，派人送給了他這種貴重的藥材。

雍正八年，世宗對田文鏡又頒降了一次殊恩，那就是特准他的另一個女婿名叫薩來的到河南來與他同住。田文鏡在這年三月十七日的奏摺中作了如下的請求：

「……臣妾所生一女，臣前任吏部員外郎時，與原任吏部員外郎存柱同為部屬，因將臣次女許字與存柱次子薩來為婚。……薩來係正黃旗滿洲杜太佐領下，現充副護軍，每月五班，輪守禁門。旗人既不得遠至他省，況當差行走，非經奏明給假，更不敢私有所往。數年以來，薩來遂未至豫。其父存柱併

35. 同上書，同冊，頁三四九一。

36.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十二輯，頁五四。

37. 同上，頁六八〇。

38. 同上，頁七三五。

39. 同上，頁八二二。

其母俱經物故，臣因視婿如子，念其年齒尚少，恐失訓誨，思欲面爲教導，俾得更歷世事。……用事不揣冒昧，仰懇聖慈俯將薩來賞准隨臣住所一二載，臣可藉以照應。」<sup>40</sup>

世宗毫不猶豫地批准薩來離京去河南了，不過他對田文鏡的這個女婿似乎觀感不佳，他說：「於召見之際，審視材器，甚屬庸碌不堪。……何以與之結婚，而選此一婿耶？」

田文鏡對皇帝的這份關切極爲感謝，後來他特別向皇帝解釋了這門婚事。原來田家最初不願結親的，後來存柱帶着妻子到田家來叩頭提婚，田文鏡想到「分屬同官，各有顏面」，於是勉強同意了。可是薩來日後並不長進，雍正二年才到河南來田家完婚，當時他「孑然一身，並未見其寸絲寸布」。田女的衣飾妝奩及薩來本人的衣帽，全都由田文鏡「備辦置給」的。婚後在河南住有年餘，後來因爲他父親存柱身故才返回京城，田女當時因病未能同往。幾年後薩來的母親又去世了，田文鏡現在身體又多病，因而想到接薩來到河南同住<sup>41</sup>。

除了身體多病以外，雍正八年對田文鏡的政治生涯而言也是不很順適的。這年秋天，河南、山東兩省大水成災，他雖向皇帝報告了災後情形並請中央賑濟；但是世宗對河南災民流亡到武昌乞食一事感到「朕殊不解」，因爲「河南所屬地方，從前未聞荒歉如此之甚」，皇帝對田文鏡的忠誠突然起了懷疑，這當然與若干大臣攻擊田文鏡「匿災不報」有關。第二年初春，世宗對田文鏡充耳不聞的態度表示了不滿<sup>42</sup>，田文鏡終於在「悚惶」之餘，以「衰病侵尋，精神不足」爲藉口。奏請皇上給他「罷斥」，這却使得世宗對他再度愛憐開恩了。雍正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皇帝特由內閣發出一道上諭，爲田文鏡辯護，說明他必無漠視民艱之理的，他的問題還是發生在屬員欺瞞上，所以田文鏡沒有受到處分<sup>43</sup>。

然而田文鏡的身體真是日漸衰弱了，他確實需要調養休息。清世宗在四月初一日頒發的另一道上諭中說：

「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臣年七十，自雍正七年冬間，感患傷寒以後，精神即不如前，若用心太過輒咳嗽不止，痰中時或帶血，加上虛火上炎，面腫成癰，時愈時發，至今尚未收口，屢欲陳請解退，祇以受恩至深，尙思勉圖報效，無奈氣體羸弱，憊乏日甚。原擬今春恭疏乞休，又因辦理軍需，不敢以私情瀆奏，今愆尤日積，既爲微臣待罪之時，而衰病侵尋，又恐悞兩省封

40 雍正硃批諭旨，第六冊，頁三四七一。

41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十四輯，頁三三四。

42 雍正硃批諭旨，第六冊，頁三五二二。

43 故宮博物院珍藏鈔本雍正朝起居注冊，雍正九年二月分下冊，雍正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條。

疆之重，是以據實陳情，乞賜罷斥，另簡賢能等語。田文鏡自簡任以來，實心實政，體國公忠，豫省吏治民風，翕然丕變，此中外所共知，實督撫中之傑出者。……今覽奏摺，知伊夙恙未痊，情詞懇切，本欲遣醫前往調治，而在京可信之良醫亦不多人，難以分遣，若仍令勉強視事，實非頤養之道，朕亦不忍。倘精神不及，致有貽誤，非所以成全賢老大臣之理也。著田文鏡暫行來京調理，伊既常服陳世倌方劑相宜，著陳世倌相伴來京，便於醫治，兼可聆朕訓誨，再回原任。」<sup>44</sup>

清世宗給一般人的印象是一位兇殘的君主，但是他對於這一位「賢老大臣」却是仁至義盡了。他又特派奏事筆帖式阿昌阿到河南傳宣恩旨，命令田文鏡即行赴京<sup>45</sup>。不久後皇帝又令內閣傳諭，在田文鏡進京之時，「沿途官員等供應迎送，悉照上年大將軍岳鍾琪進京之例行」<sup>46</sup>。這種待遇，真是既優且渥。

不但如此，清世宗還又特別給吏部下了一道諭令：

「田文鏡著暫行來京調理。……河東總督之銜，原為田文鏡而設。今仍以巡撫銜，著浙江布政使張元懷署理。該部將從前河南巡撫關防，查出送往，交與張元懷，其河東總督關防，仍留豫省，俟田文鏡病痊回任之日，照舊管理。」<sup>47</sup>

由此更可見世宗對田文鏡的寵信之專了。

同年五月四日，田文鏡在河南安排好了代理的人選，準備在辦好交代之後就進京調治休養，並且把家口大小，一併遣歸。不過，他家原在京城的一所老屋已在去年傾圮了，至今尚未修復，而且這些年來，常蒙皇上賜賞的書籍器皿很多，應該敬謹珍藏，所以他想在直隸保定，花一千九百多兩銀子買下一幢房舍，以居族人，並珍藏御賜物品。當然這可以說是他在預為身後之事作安排了。世宗聽了他這一請求，極為傷感，因而安慰他說：

「……欲置屋保定，安頓家口，俱無不可。但目下且勿忽忽，俟卿到京，命醫診視，若視病證調養數月可以痊愈，何必又多此一番移動耶！」<sup>48</sup>

六月初一，田文鏡與署理河南巡撫張元懷辦妥了交接手續，當天他仍咳嗽不止。他本想在六月二十六日起程進京的，後來由於世宗說「盛暑不宜勞擾」，所以才

44 同上，雍正九年四月分上上冊，雍正九年四月初一日條。

45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十六輯，頁五九二。

46 雍正朝起居注冊，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條。

47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〇五，葉一。

48 雍正殊批諭旨，第六冊，頁三五三二。

展延了幾天，到七月初三才由省城出發，初五日抵衛輝汲縣水次，改由水路進京。在進京途中，他想到「皇上爲豫省民生如此焦勞，臣雖卸事，何敢不將地方現在情形，據實星馳奏聞？」因此他將一路上目睹秋禾暢茂的景象，清楚的向世宗做了報告<sup>49</sup>。臣工負責如田文鏡這樣的，實在也是不可多見。

從雍正初元田文鏡離開京師以後，這是他第一次回到京城。他能再上覲天顏，內心的喜悅當然是不問可知的，他的病體似乎也隨着好了起來。他前後在京城停留了三個月的光景，到九月裏才又回到河南住所。在京師勾留小住期間，由於資料不多，我們無法了解他的活動，相信治病休息應該是主要的了。不過他確曾入覲過一兩次，和皇帝談到河南布政使高斌以及山東署理布政使孫蘭芬等人的居官問題。八月間他又曾爲河南車兵的事，向世宗建議在他們的親子弟侄內選年少精壯者來補充<sup>50</sup>。由此可知，他雖是以調治攝養的原因而赴京的，但是他仍花費不少精神與時間在河東兩省的地方事務之上。在他快要返回任所的時候，世宗又命令他的胞侄田允恭隨行，並賞給田允恭一個同知職銜，命他幫助田文鏡到河南料理署中的事務<sup>51</sup>。

田文鏡回到任所以後，病情似乎有了進步，「飲食如常，精神強旺；卽偶有咳嗽，亦因不能避風所致，並不爲患。」<sup>52</sup>這一年正值田文鏡七十壽辰，皇帝在他十月二十六日的奏摺上批寫了：

「今歲值卿七旬壽期，甲子重來又十年，人世稱爲難得。朕差員至豫，頒賜各物，卿其領受不必過於張皇，令人遠接。……」<sup>53</sup>

十一月二十四日，奏事筆帖式阿昌阿來到了河南，帶着皇帝親筆書寫的匾額、對聯、冠帽、寶丹等物，專程來爲田文鏡祝壽。這份高厚隆恩，實在不是一般大臣所能獲得的，難怪田文鏡感激得「筆不勝書，口難殫述。」<sup>54</sup>田文鏡是在欣喜榮寵萬般的心情下歡渡了他的古稀嵩壽。

雍正十年四月以後，田文鏡的身體又被病魔侵擾了，他先因受風寒而感冒，後來「又兼患痢疾」，直到六月裏才稍見好轉。這場病顯然大損老人的元氣，八月間他雖然勉強入闕，覽臨文場，可是到九月初一出榜回署時，他的身體已是虛弱不堪

49 同上書，同冊，頁三五三五。

50 同上書，同冊，頁三五四一；三五五一。

51 雍正朝起居注冊，雍正九年八月十八日條。

52 雍正硃批諭旨，第六冊，頁三五三八。

53 同上書，同冊，頁三五三六。

54 同上書，同冊，頁三五四〇。



了。他「加意調養，日服參苓，仍不能補足氣血，復原如舊。」<sup>55</sup>而季節也漸近初冬，天氣日益寒冷，他自己也覺得很多事務都不能力疾從事了，爲了免悞大典，他在九月十五日預先上奏，請求皇帝讓他解任，他並推薦河臣孫國璽署理河南巡撫，他希望來年春暖雪融時，由水路進京調養。田文鏡在寫這封奏摺時，情緒顯得十分激動，他說：「今以衰病日侵，遽行求退，犬馬戀主之私，不覺情溢乎詞，淚盈於楮。」世宗讀了他的報告，似乎也很難過，批了：「覽卿解任之請，深用悵然！」<sup>56</sup>君臣悲切心境，可謂充滿字裏行間。不過清世宗在降旨吏部的時候仍說：「田文鏡着在任調攝，不必懇請辭退。孫國璽以副河總協助田文鏡辦理總督事務」<sup>57</sup>，這表示田文鏡並未正式辭職，孫國璽也只是協助辦理事務，而不是合法的真正長官。

從十月起，皇帝不斷派人送給田文鏡一些大內的藥品，如瓊玉膏等等，並賜給他原方，希望他就地製造，日日進補。無奈田文鏡的病勢加劇，已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了。調理補養了一個多月以後，不但未見起色，反而「飲食漸減，脾氣日虛。」而且自十一月初五日以後，「咳嗽頓發，晝夜不息。」因此他瀝血陳情，淚隨聲墮的請求解任，他說：「兩省封疆任大責鉅，實非臥病之人所能勝任。」田文鏡的責任感由此也看出來了。世宗在悲傷心情下只得批寫：「勉從所請」四個字<sup>58</sup>。

田文鏡是多麼盼望雍正十一年的春天儘早到來，他可以再去京師，覬見曾經給過他如此多殊恩曠典的君主；可是下一個春天已不再屬於他了，因為雍正十年的十一月初八日是他生命終結的界限。皇帝派人送來的京米一簍、錦手爐一個以及特由京城趕來的太醫鍾元輔、沈宏案二人爲他看病的事，都不是他親眼能及見的了<sup>59</sup>。如果他地下有知，相信他會啣感君恩於九泉的。

田文鏡死後，清世宗爲加恩故臣，先頒降諭旨說：

「田文鏡老成歷練，才守兼優。自簡任以來，府庫不虧，倉儲充足。察吏安民，懲貪除暴，不避嫌怨，庶務具舉。封疆重寄，正資料理。前以衰病請解任調理，勉從其請。今聞溘逝，深爲憫惜。應得卹典，察例具奏。」<sup>60</sup>

世宗不久又派了內廷侍衛代表他到河南去祭奠茶酒，並命令開封府立專祠祭祀田文鏡，加贈他「端肅」的諡號，並准入賢良祠。

55 同上書，同冊，頁三五六三。

56 同上書，同冊，頁三五七六。

57 同上書，同冊，頁三五七九。

58 同上書，同冊，頁三五八一至二。

59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二十二輯，頁三九四，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三協辦河東總督孫國璽奏摺。

60 欽定八旗通志，人物志，卷七十五，葉二四上。

同時，皇帝又有諭旨說：「河東總督田文鏡柩輿經過地方，文武俱至弔奠。」<sup>61</sup>特別令直隸總督李衛要親往祭奠。

田文鏡的最後安息地是在直隸的易州，清世宗還在他塋地的墓道上立了一塊石碑，碑文是：

「朕爲天下設官分職，簡畀首重夫封疆；臣工殫力抒忱，報稱尤資乎幹濟。其有初終罔間，克勵靖共者，宜備哀榮，以宏獎勸。爾田文鏡，操守潔清，才猷練達。夙承民社，賢聲懋著於循良，繼歷郎官，令望兼司乎風紀。朕誕登寶籙，念切民依，嘉爾敷陳，用彰明試。兩擢旬宣之寄，旋膺節鉞之加。布惠政以安民，措施有要；凜官箴以率屬，經緯咸宜。東土爲畿輔近區，總制兼兵民重任，特頒寵命，並領青齊，俾掌中樞，晉崇官秩。懲貪除弊，人知法立如山；律已奉公，貪曰心澄似水。倉儲豐裕，井里乂安，竭心志而不辭，致謀猷之悉善。方資倚毗，忽感凋傷。疊賁殊榮，用申軫念。蔭卹既優於後嗣，肸蠁復煥於專祠。載勒豐碑，錫之嘉謚。於戲！功存保障，彌增眷舊之思；寵被絲綸，永荷節終之典。昭於奕世，不亦休歟。」<sup>62</sup>

從這塊碑文的內容看，田文鏡在清世宗的心目中是一位「操守潔清，才猷練達」的良臣，而皇帝對他死後的加謚、立碑、祭奠、入祠等等措施，也可謂備極哀榮了。不過以上的這一碑文，在乾隆以後的官書中已被刪除了，才有在早期的文獻中才看到。這件事可能與日後朝臣再度攻擊田文鏡有關，當然大家是要貶低他的聲望與地位的。

雍正十三年八月，清世宗崩殂了，高宗繼位，年號乾隆。新君即位不久，戶部尚書史貽直便上疏指摘田文鏡在河南首開墾地的不當。他說：

「臣聞河南各屬，廣行開墾，一縣中有報開十頃，十數頃，至數十頃者，積數無慮數千百頃，安得荒田如許之多。推求其故，不過督臣授意地方官多報開墾，屬吏迎合，指稱某處隙地若干，某處曠地若干，造冊申報，督臣據其冊籍，報多者超遷議敘，報少者嚴批申飾。或別尋事故，挂之彈章。……其實所報之地，非河灘沙磧之區，卽山岡犖确之地，甚至墳墓之側，河堤所在，搜剔靡遺，目下行之，不過枉費民力，其害猶小，數年後按畝陞科，指斥鹵爲膏腴，勘石田以上稅，小民將有鬻兒賣女以應輸將者。……」<sup>63</sup>

史貽直在這篇奏疏中所指的「督臣」不但是繼田文鏡而任職的王世俊，同時也

61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三日直隸總督李衛奏摺。

62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八八，名臣傳四十八。

63 清史稿，列傳，卷三〇〇。

牽涉到了田文鏡本身，因為墾荒是自田文鏡開辦的，王士俊只是繼其後仍督州縣續辦而已。清高宗看了這份奏報，在不滿的情形下，他先下令裁撤總督一職，因為這是因人而設的曠典，可以不必再設的，河南從此只設巡撫，仍如舊制，並且皇帝又任命傅德代王士俊治理河南一省事務<sup>64</sup>。對於田文鏡，高宗也作了不利的批評，說他自「爲巡撫、總督以來，苛刻搜求，以嚴厲相尚，而屬員又復承其意旨，剝削成風，豫民重受其困。……」<sup>65</sup>

這一評論可能與高宗卽位標榜中道有關，不過無論如何，田文鏡的歷史地位確是受到影響了。

乾隆五年，又有河南巡撫雅爾圖奏請將田文鏡撤出賢良祠，因為「田文鏡在豫，百姓至今怨恨」的緣故。高宗知道這仍是政界門戶之爭的關係，所以他降旨指出了雅爾圖的私人意圖說：

「朕觀雅爾圖此奏，係見朕降旨令李衛入祀賢良祠，意謂李衛與鄂爾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鏡之應撤以見李衛之不應入耳。當日王士俊將田文鏡奏請入祀賢良，係奉皇考允行，今若撤出，是翻前案矣！」<sup>66</sup>

田文鏡總算仍舊得祀於豫省賢良祠了，他在河南的事功也因此而得到了肯定。

6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五，葉八。

65 欽定八旗通志，人物志，卷七十五，葉二五上。

66 同上，葉二十五下。